

孙诒让书札辑录（上）

孙廷钊辑 张宪文整理

与陈兰洲书

同治十二年

兰洲仁兄大人侍者：宣南一别，岁增倏更，楚江西来，每劳涸泮。时诵手毕，敬审升祺曼福，著祉绥和，允如心祝。榷局事闲，书记一席，尤与玮学相副，然因才伟抡，见重上游，荣补谅在指顾间，可为预贺。仲修（仁和谭献）同年在此，昕夕过从，足慰离索。内收掌虽系闲散职事，然较之襄校诸君，日对庸滥时文，尘障眯目，转为一快，未知卓见以为如何？家君循例陈请陛见，未知批旨何似，倘系毋庸来京，则冬初可以履任。迟菊（钱塘诸可宝）同年，钦迟已久，前在京邸，彼此投刺，竟未一面，兹则良晤非遥，尤为忻幸。弟随侍官斋，掬理铅槩，才识溷陋，百无一成，良可笑也。灵胎十种，仲修到时，即当函呈。先此奉复，顺请时安，不饬。世小弟孙诒让顿首·九月三日。

家君命笔请安，容另肃复。

此书与以下致陈兰洲各书，均录自《冬暄草堂师友笈存》第三册。按：陈豪，字兰洲，浙江仁和人，同治九年优贡，光绪三年，署湖北房县。又，同治十二年孙衣言以江宁巡盐道升皖臬入覲，此书当作于是年。

与陈兰洲书

光绪二年

兰舟仁兄世大人执事：浹月未晤，甚念。松丈（钱塘丁松生

丙)所索忠义祠记,家君满拟自作,而官牍纷繁,文事儿废,无暇执笔,故尔迟迟。尊意谓可请仲修兄捉刀,甚佳。早晚当稟请家君专函请将节略寄与也。家叔(孙鏞鸣)前日到此。舍第(孙诒燕)得隽,昨日已见全录,可喜之至。此榜贵乡捷者颇多,亮必有故人也。专此奉复,即叩著祉,不觴。世小弟诒让顿首。

《淮南天文训补注》已由月丈(永康胡风丹月樵)刻就,前已见红样,然校修未竟,未有墨刷本也。少缓,当觅寄。希致仲修兄函中先为道意为禱。

按:光绪二年,孙氏从弟诒燕浙闈获隽。此书当作于是年。

与陈兰洲书

光绪三年

兰舟仁兄世大人阁下:午前奉诵手示并松溪兄书件,欣慰无似。敝友蒙干云同年雅意允为提挈,甚感。惟渠日内尚未能出署,俟迟日再商可也。松兄近摄何篆,并希示知,以便作复。子高(德清戴望)文皆在江宁时所编写(渠曾以稿本示弟),本外集内文,不知别有内集否?天水狡狴,恐不能无负亡友也。此请著安。世小弟诒让顿首。

前日趋贺,未晤为怅。昨闻荣摄房陵,忻忭无量。虽小试不足为贤者贺,然鹏程万里,此其发軔,且闻辖区虽广,吏事甚简,淮南卧治,谅符雅怀。但此后相去过远,嘉遇难常,无任怅惘耳。干云同年昨承枉过,谈及敝友事,深荷关垂,久为转荐,感荷之至。越縵(会稽李慈铭)都中寄来一书,谨以奉览。干云图册,家君久欲为作题词,而苦无清暇,故迟迟至今。兹百冗中已为题就诗一章并额五字,并希代交为禱。此贺,即请时安。世小弟诒让顿首兰舟仁兄世大人执事。干云兄并希道候。

頃又有友人托荐家人者,恐尊处必无可位置,请赐一复字,

以便回复前途也。弟又及。

与周伯龙、仲龙书

光绪七年

南雁之行果否？兹送上《康熙平阳志》三册，内有古刻宜访者，均已签出。吴越铁塔及凤山魏晋人题字最要，不可不访。闻坡南学宫边墙间，有字古砖极多。又，仙坛山近在咫尺，当亦有晋宋古砖。钱仓大日寺有唐咸通间砖，书城云，并望留心。刘顺所呈吴太元砖，云在陇头寺中，一缙云人携来，乞一询寺僧，以定其真膺。又，小泉丈所云乡人掘得古剑泉，亦望留意。如到江南，则郭宏郭氏汾阳铁券尤不可不博访也。书城云二都冠屿太平寺墙间嵌一碑，高几六尺，极剥落，恐是唐宋古刻。

泉仓之行，弟不暇去。谨遣一力奉随，乃是平阳人，于泉仓极熟。日内水极干，河已见底，井中唐石，正好椎拓，不可失此机会。

此书与以下致周伯龙、仲龙诸书，均录自馆藏抄件。据《孙谱》，孙氏于光绪六年后搜得古甃百余种，并肆力访求碑版，著有《温州古甃记》，《东甌金石志补》。又按：周琬字伯龙，瑞安人，孙氏从妹夫，曾为随员出使英法各国，光绪二十一年卒于英国伦敦使馆。周琛，字仲龙，光绪举人，周琬弟，工篆籀。

致周伯龙、仲龙书

光绪八年

天气放晴，正是访碑佳日，不可虚掷。仙岩之行，即希决然一去。送上《金石志》、《仙岩志》备查。刘顺请早去一约，粗工请觅二人同去。局发工食。弟拟令金全同往，渠于累石搭梯事最谙悉，非徒可拍砖也。

按：据《孙谱》光绪八年，瑞安开局修志，孙氏决定更张义例，为撰写撰辑、测绘、校讎、采访、检查案牘、缮写诸例而刊布之，并注意广蒐碑刻，以存地方文献。

致周伯龙、仲龙书 光绪八年

《金石志》一册，又补遗一册，所载仙岩石刻止十二种，不若岑崎之多，必有遗漏。《仙岩志》一册，志内所载诸潭崖壁上须一一看过。仙岩塔砖闻有字，又别有周国太夫人碑志已收，洋洋巨篇，有关史事，乞精拓二本。唐经幢或断缺，砌入寺墙及左近菜园，均请细看一过，冀得一二残字，光我志乘也。遇有明碑，亦祈飭拓，以为志料。山上尚有数字须一一细访。寺中嵌碑碣，能揭看其碑阴，验其有无字迹尤妙。

致周伯龙、仲龙书 光绪八年

收到墨拓七种，慰甚。植潭石壁，必须一一细看。潭北有水处，既无由徒涉，请询土人，此潭冬杪水涸，能否径渡。倘通年如是，则瓜皮小艇，牵以巨索，幸一试之。治平三年一阙，《戴志》补遗有之。刘节道竟无可考。然其字迹，必非宋元以后人作也。天甚暖，恐有两寺中元明碑两三种可留待有雨时拓，趁此天晴，细游诸潭为妙。再，白门有晋太元一圻，字极奇古，下半尚有三字未识。前，下墩戴锦成曾携两断者来，归时过下墩，属取全壁两小块尤妙。唐经幢竟无可物色耶？天柱寺后古碑及陆龟蒙题字，能一访否？

致周伯龙、仲龙书 光绪八年

此间志局访碑之使四出，而所得均明代劣刻，宋元古石，除

前此所访得外，增益殊少。唐以前碑版，恐成绝望矣。

（延钊按：此为是年七月手札。时二位先生同赴省试而先有毗陵之行，公作此寄以告之。）

与友人某君书 光绪十一年

丹波元简之子某与森立之至交，可托访医书。刷印局长能得良介，可托借高山寺藏书《玉篇》残本。如有木黎刻四卷外者，必须钞。东京某家尚有一卷。日本人著述《墨子识》，近时人撰，《字镜》十二卷，唐日本僧昌住撰，《万象名义》三十卷，僧空海撰，《净土三经音义》十卷，宋日本僧义净撰，以上均有刻本，乞代购。如访得彼国通人著述佳者，均乞代致是幸。（延钊按：即此可见公于中年兼治释典。）

《孙谱》卷三光绪十一年：“夏、阅日本涩江全喜森立之《经籍访古志》六卷，补遗一卷，凡八册。卷中佚书秘籍于眉上手加标识寄示友人某君，属访求之。”

与黄漱兰先生书 光绪十二年

春间随计入都，渥荷盛诲，钦感莫名。诒让前日图南，于月之初二日安抵里门。平阳修志一事，深骇听闻。吴训导去年开局修撰，稿本闻已哀然成帙，而秘不示人。询其素契诸学生，略述其义例，大概舛谬百出。如人物一门，尽更古志旧例，而以德行、言语、文学、政事四科分别。其言语一科，无可隶属，则以治训诂之儒系之，其牵强有如此者。至如列女一篇，亦强分四德，妇容、妇言，不审如何甄采？殆可捧腹矣。五月廿三日。

按：黄体芳（1832—1899），字漱兰，瑞安人。同治二年进士，官内阁学士，江苏学政、通政使，左副都御史，有

直声。吴承志，字祁甫，钱塘人，光绪二年举人，官平阳县学训导，精舆地之学。

与王子庄书 光绪十三年

大著不事雕琢，而持论名通，援证详确，足与谢山（全祖望）董浦（杭世骏）诸集并传。但敬诵全稿，不经意之作，似尚不少，宜严加简择，以求完粹。宋人集率多芜杂，不足效也。

经说各卷，似宜择其有心得创获者存之。间有沿袭旧义及参用近人说者，宜分别删改。通人论著，固与场屋作经解不同也。集中论之〔文〕服膺桐城，自是精识。近代之学桐城者云：作文四字句切不可多。今读尊稿书启及记叙诸卷，散体之中，间厕骈句，其为文格之累，殆甚于四字句矣，似宜酌改。骈文集中无多，率多工稳，然气格似尚未高者〔古〕。孙渊如先生骈文精丽，妙擅一时，而不以入集。许、郑经师，似不必以徐、庾丽文誇示流俗也。管见如是，惟大雅闕达董之。丁亥四月孙诒让。

《孙谱》卷四光绪十三年：“春间，王子庄先生以所著《辨章》及《柔桥文钞》寄示，公在《辨章》册端加朱墨笔批注，而于《文钞》亦附缀去取意见云。”按：王棻（1828—1899）字子庄，黄岩人。同治六年举人，与孙氏为同年，历主各书院教席。

致筱华书 光绪十四年

筱华仁兄同年大人阁下：初六日奉诵两次手毕，并心楣同年书，敬审僦从安抵岭海，晋谒师门，渥承眷睐，指顾当有位置，忝幸何似。弟久违函丈，十年以来，未敢以寻常榆檟尘渎尊严。乃不意厚荷垂询，并欲令携稿赴粤，面赐商榷，且许代付梨枣，盛情周洽，感激何似。惟以老亲年高，急切未能远行，且拙稿尚

未写有清本，亦不便寄呈函丈，且俟明春北上，迂道渡海，携稿就正。兹先奉一禀，敬费神于抠谒时面呈，并为代达下忱，至感。本科秋闱，文从应可应试，谨当翘首以候嘉音。心楣改指桂林，相去较远，容少迟作复。适有船行甚急，峨士丈处专足在此促书甚迫，草此奉复，余俟续陈。顺叩升安，不备。年小弟诒让顿首。七月八日午刻挥汗。

此书与以下致筱华诸书，均录自馆藏抄件。据《孙谱》，光绪十四年秋间，粤督张之洞驰书来征《周礼正义》稿，并招赴粤相与商榷，谋即付刊。此书当作于是年。又按：筱华，张姓，为孙氏同治六年浙闱同年，后官湖北某地同知。其名与籍贯未详。故馆长梅冷生先生谓是永嘉人，然考之同治丁卯兼补行甲子科浙江乡试题名录，永嘉无张姓者，记之待考。

致筱华书 光緒十四年

筱华仁兄同年大人阁下：前月奉复寸楫，附上香师（张之洞字香涛）禀函，亮已彻览。比维升祉绥娱，定如私祝。驹从到粤，已逾数月，吴清卿（大澂）中丞移节河东，香师兼权抚篆，事权较一，想已代筹位置，翘盼好音，钦企何已。香师昨致书家君，又询及拙稿义例，兹将凡例十条录寄羊心楣同年属为转呈。倘心楣已西行，则请老兄代拆，将抄例取出代呈函丈为祷。又昨晤王友林兄，闻心楣因香师挽留，仍改归粤东，未知确否？便中希示及是幸。手此陈臆，即请升安，不备。年小弟诒让顿首。八月朔日。外致心楣同年函，敬祈转交，至感。

按：据《清史稿·疆臣年表》五，光绪十四年七月庚申，吴大澂迁署河东河道总督，张之洞兼署广东巡抚。此书当作于是年。

致羊心樞函 光緒十四年

前奉况畢，当即肃稟径达函丈。因闻驹从即日荣发，故属筱华同年代呈，不审已徼师览否？又，敝友王友林兄，勤朴无华，于厘务尤钩稽精悉，嗣因未指省，仍回江苏。然吴门为湘淮英俊总萃之区，以观察使需次者，至逾百人，其拥挤为各省所未有。随班听鼓，况味可知。昨因旋甬，迂道渡海，过访敝庐，谈及近状。家君颇从臾其仍作粤游，且吴清卿中丞近奉命行河，香师兼权抚篆，事权较一，可否破格栽植，伏希推爱代陈，无任心感之至。谨此代恳，载请勋绥。弟诒让又行。

按：羊复礼，字辛樞，海宁人，同治六年举人，与孙氏为同年。后官广西镇安府知府。

致筱华书 光緒十六年

筱华仁兄同年大人阁下：别来炉箠两更，驰系无似，只以邮程遐隔，未获时贡尺书，惟从贵乡诸友探问佳讯而已。辰想兴居曼福，定协颂忱。闻台旆偕魏秋屏（嵯县魏邦翰）同年隶化州，蓬幕清闲，足娱胜抱，宾朋之乐，定冠一时，惜弟不能作粤游，沧波萦睇，曷胜健羨。春间随班北上，因携拙稿迂道鄂州，敬谒香师，深荷盼睐，并许作叙为之传播。惟鄂中书局久裁，意欲仍寄广雅书局刊刻。辞别以后，南北奔驰，至五月初，始得旋里，不知拙稿曾否寄粤？闻广雅总办为四川同门王太守秉恩，前偶挂吏议，近已光复，想此局仍由渠主持，欲求老兄就近代为一探（又绍兴陶心篔方瑄同年亦在粤局总司校勘，或一询渠亦好）。缘归里以后，检理稿草，又有删改，倘付梨枣，仍须斟酌，俾臻完备，否则留遗罅漏，未免貽笑后贤，诸祈惠赐函询或转囑

省垣友人访示为幸。弟南旋以后，孱躯多病，意兴阑珊，勉事铅槩，无复新得。惟老亲托庇颐铄，差足告慰。贵乡诸友，一是平善，藜生同年得会稽郡校，鑑湖一曲，足当菟裘。渠川同年，近摄剧邑，亦堪展骥足。惟不佞瞽劣，愧负良友耳。率此陈臆，顺敬台安，不尽百一。年小弟孙诒让顿首。八月三日。

按：据《清史稿、疆臣年表》一，张之洞自光绪十五年七月至二十年九月任湖广总督，是书盖作于光绪十六年。

致周伯龙书

光绪十六年

廿七日到申，廿九日附船上驶，初五日到鄂。谒见香师，深荷优睐。惟鄂中自裕寿帅（裕禄，字寿山，满洲正白旗人）履任后，以刻书非近时急务，即行裁撤，仅存官书处售书而已。至局款则尽举以归部用，督抚不能擅支一泉。香师谈及，深为扼腕。拙稿拟寄粤局校刊，并欲重刻《古籀拾遗》，与郑子尹先生《汗简笺证》并行。惟彼中大吏与香师意见微有未洽，不识能否应手。天下事各有机缘，倘《礼疏》早成两年，则此时已可刊毕，可惜之至。诒让留鄂七日即返棹，十六日到申。

铁路一事，香师极表赞成，而以廷议不合，未能开办。师意欲先开矿聚铁，俟规模略备，再行请旨举办，然十年以内，恐必不能成矣。可慨！

《孙谱》卷四光绪十六年：“正二月间，计偕北行，篋携所写《礼疏》稿本数十巨册。时张公移节两湖，遂先往鄂垣以就商榷，并力言筑路为救国急务。自鄂返沪时，尝致书周伯龙先生于瑞安。”

与黄仲弢书

光绪十八年

违教三载，钦迟莫名。《会典》巨编，闻已十得六七，精博度远迈旧帙。应、胡汉仪，欧、苏宋礼，非雅裁不足以综厥成

也。弟年来家事多菲，怀抱甚恶，中年哀乐，强自排遣，不足奉陈。《礼疏》亦时有校改，伪文剩义，扫叶复生，殆无已时。如何！如何！《宋器考》前见潘文勤（潘祖荫）评阮识与鄙见略同，惜不及以此编质之。盛祭酒（盛昱）、王编修（王懿荣）所弄铜器，及前见某旗人所得周敦，有“扰远能执”四字，便中乞为致一拓本。李氏宋刻《礼疏》，当有绝佳处，惜无从校读，思之徒有哂笑耳。六月廿四日。

按：黄绍箕：（1854—1907）字仲弢，号鲜庵，瑞安人。为黄漱兰林芳子。光绪六年进士，官翰林院侍讲学士，京师大学堂总办、湖北提学使。与孙氏号称瑞安二仲。孙氏晚年在乡办学，多赖支持。光绪十七年，孙氏正室诸恭人卒，十八年五月，侧室陈孺人继卒，所谓年来家事多菲，殆指此。

与温处道宗湘文书 光绪二十二年

昨奉环章，备聆渠训。揭敬乡之崇谊，为探本之远图，循诵再三，莫名钦佩。先严前在江鄂，有《永嘉丛书》之刻，又尝摭梨洲、谢山之遗，为《永嘉诸儒学案》，家叔亦尝以水心《习学记言》校刊于珂里，皆欲播先哲之传书，导后进以循轨。而僻处海滨，久沿俗字，虽径途之略辟，终津逮之无方，良足慨也。伏惟明公学为士表，才应时需，必能惠此海邦，示之邮缀，翹瞻光霁，曷任钦迟。至近日算学书院之创，则以敝乡芜区，时事艰难，冀推强学之规，略究几何之术。重差夕桀，虽小学之绪余；八线借根，实西艺之原本。故别开精庐，群为讲肄，祛其蒙固，导之康庄。兹谨拟条章，略筹经费。辱承台谕，许以不谬，倘荷惠颁廉泉，成斯创举，亦大贤嘉惠多士之盛心也。承询诒让所拟兴儒之议，则以衔恤餘生，扼腕时局，窃谓景教流行，燎原莫遏，以耶

苏、基督之诬诞，《新约》、《旧约》之鄙浅，而多曲僇子，崇信谄然，非有悦服之诚，实藉富强之助。输泉帛而润以脂膏，集兵力以广其保护，以牛马维娄之计，为蛇豕荐食之图。而中华儒者，犹复绅佩而谈诗书，雍容而讲礼让，非徒淹中緝简，无裨于鲁削，窃恐议瓜骊市，重睹于秦坑。慨幕燕之忘危，恓邱貉之同尽。兴念及此，可为痛心。故不揣栲昧，即有敷陈。将以广甄全国之魁材，厚集兆民之群力，祛简丝数米之为，破胶柱楔舟之见。激其壮志，闢此远模。阐周、孔六艺之教，以远播蛮荒；储种、蠡九术之谋，以大雪仇耻。测螽窥管，聊罄竭于构督；拥篲清道，冀延佇于洪哲。而造端广远，陈议疏狂，既类河汉之无涯，亦恐嵩壤之靡补。端绪粗具，稿草未竟，容付写官，续求钧诲。又垂询《礼疏》，曩载校研，妄思缀缉，削稿盈尺，写定无期。重以今学之日新，窃恐斯道之将废。口壤同论，伯松腾笑于元亭；乌狗已陈，濠吏献嘲于鲁叟。聊自珍于享帚，尚未逮于鐫梨。辱荷齿芬，弥增颜汗。兹附鸿邮，肃修鱼简。附奉算学书院捐册一本，略陈芜悃，敬候德音。

《孙谱》卷五光绪二十二年：“时上元宗湘文源瀚（1834—1897）为温处道，来书询兴儒会及算学书院诸事。宗前在宁波府知府任，曾创办辨志精舍，其中特设算学专斋。至是，闻瑞安有算学书院之举，深表同情，公于是报以长笺云。”

答海宁邹景叔寿祺书

光绪二十二年

前岁留滞春明，获承大教，祇以匆匆图南，未得畅领诲益。别来驰企，忽荷惠书。弟自前夏返里，既拊膺于家恤，复扼腕于时艰，研经意兴，索然尽矣。垂询《墨詁》，谨属毛友奉呈一部，籍求教正。此书校读十年，于《经说》兵法诸篇，略有所悟，此外则不过补苴毕、王诸家之罅漏而已。《札遯》毛友已奉览，兹

不再寄。两书均疏谬甚伙，尚祈惠赐理董，幸甚！《礼疏》前已写一清本，年来重事审校，嫌其驳难近儒说过多，大加芟薙。朱墨戢叠，未及别录定本。倘贵友拟汇刊群经新疏，当即写奉，但恐舛迕百出，不足承续貂之乏耳。《小戴记》能得元同先生（定海黄以周）重为疏释，必可得一精本，但彼经端绪尤繁，恐未必能急成。十余年前，南皮尚书师欲就粤局刊国朝经疏，来征拙稿，时止成十分之八，勉强凑集，写成一本寄正。比来复审，遂至十改其五六，此虽由学识疏浅，得一忘十，故时有违误；然奄猝成书，必难惬当，或亦当代通人之通患乎？《谷梁》前在邗江晤故友梅君延祖，为此经专家（蘊生先生令嗣），议作新疏，惜不久即物故，闻其稿草止成一卷。近闻其家甚窘，不知尚可物色否？此外未有津逮者。《左传疏》亡友刘恭甫歿后闻亦未及赅续（止成昭公以前）。若然，诸经所缺甚多，而近来世界学术日新，此业遂将废辍耳。毛友行甚急，而舍间俗事甚繁，匆匆奉复。崧怀先生（武进费念慈）闻已入郡〔都〕，拙著当寄交黄仲弢编修转致也。

按：邹景叔，名安，一字寿祺。光绪戊戌进士，官江苏丹阳知县。

致汪穰卿先生书

光绪二十三年

闻贵馆通计阅报人数以敝里为最多。而敝里阅报之人，盖慨时事危迫而爱玩钦服者十之二三；而闻有科举变法之说，假此揣摩，为场屋怀挟之策者十之七八；其能潜研精讨，以究中西政治维新之故者，殆无一也。今科秋试策题，犹然故辙，所谓十之七八者意兴盖已索然。以此推之寰宇，殆必相去不远。持此而求保种保教之效，庸有冀乎？是故非朝廷幡然改弦更张，万无挽回之术。自前年有卧薪尝胆之谕旨，上意盖已有所感动，独患自强之说，无由进达清听；即有一二得达者，亦终不敌守旧之论之多。夫袞万金之璞，而谋其雕琢之工，必将审慎徘徊而莫能决；况以

宗社之计，而覬以习闻之论遂决然舍而图新，其必无望也明矣。然则上下壅阏既已如此，似非合廿省之贤士大夫为痛哭流涕之呼吁不可。明春适值礼部试期，海内公车云集，前年争和议诸公，全者必然不少，窃谓宜订集数千人上书，沥陈危局，吁清早定更法之议。万一得达或皇上环顾各省士人之众而群论金同，信其说之不谬，斯亦中华强弱之转机也。如其天心遂转，领首之人，或能仰邀台对，抑由军机大臣传闻，使毕其说，则其感格之神，不可喻度。即全不见采，亦必不致因此获咎，或亦草野效忠之一道乎？管见如此，谨以质之大雅。卓如当必就试，倘能褻然首倡以赍续南海之盛举，斯尤普天同志之士所渴望者也。乞惠赐详约，以匡时局，幸甚。十月望日。

按：汪康年（1860—1911）字穰卿，浙江钱塘人，光绪二十年进士，官内阁中书。甲午后，创《时务报》于上海。《孙谱》卷五光绪二十三年载：“时汪先生与梁卓如及黄公度遵宪同主上海《时务报》编辑，而先生尝以所撰《中国自强策》等文在报端发表。”

致汪穰卿书

光绪二十四年

卓如（梁启超）讲学湘中，前见所拟学约，综贯道艺，精备绝伦，不胜钦佩。闻本科公车当有陈论，惜弟决计不应试，未得附名纸尾也。通问时敬希道意。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，则无论如何抗直，弟均愿附骥，虽获严诘，所不计也。孟陬廿日。

《孙谱》卷五光绪二十四年：“梁启超时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讲席，订有学约，以经世救国陶铸政才为宗旨。”

与陈兰洲书

光绪二十五年

兰州仁兄世大人著席：前月属敝友黄虞初奉致芜榭，亮早已彻览。比维枕藉清娱，定符臆颂。兹有琐琐敬以奉读，缘敝里诸友，

因时局多艰，达权通变，建学堂以开民智，实为今日急务。客冬春卿侍郎（灌阳唐景崇）按温，亦谆谆以此相属，而苦于费无所出。适有平阳杨明经镜澄，为弟卅年旧交，通究时务，人亦极开敏，偕其戚吴茂才箴同赞学堂创办事务，博咨众论，咸谓郡城西门厘捐，收数甚旺，而苦于冗费之多，未能涓滴归公，倘略事清厘梳剔，以余款供兴学之费，绰乎有余。访之众商，亦深苦卡胥稽查之苛细，及经手之曲折稽延，从臾其陈请包收认解。盖敝里酒捐布捐两项，本有绅董成例可仿，依以从事也。渠又商之其业师黄漱兰通政，亦深赞其事，为修书达之菘耘方伯，亦以方伯雅志匡时，于学堂一事，尤为致意，必以为不谬也。比接复书，果许其用意尚善，并荷札飭戴子开太守核议。而子开太守又札询该卡徐委员，飭其查数禀复。以公事论之，自不厌其周详，但该卡上自委员，下逮司事巡丁，咸恃此为脂膏之掬，一旦夺之，彼诚有所不便。所谓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腋，其非所乐从，固无足异矣。故委员奉文之后，始则延搁不复郡，而再四促之，则以事属更张不无流弊为词。子开太守虽深知兹事之可行，而重于违委员之请，闻复牍中不甚置可否，仍以请示于方伯，亦官场恒例也。杨君所包捐数，凡三万有奇，已逾恒额二千有零，而以其绪余俛助学堂，则于敝里深有裨益，是则公私两便之道，所不便者，卡员及吏役耳。弟于此事无所与，但敝里兴学之费，舍此别无可筹，漱兰丈亦极盼学堂之成，故两次为函商方伯。而卡员之靳此膏腴与厘务之中饱情弊，亮亦早在方伯洞鉴之中。前杨、吴两君续向薇署禀陈，弟稔知其拳拳兴学之忧，非与俗吏较此铢两之利，即不揣冒昧，为奉恳执事，并附呈请摺一扣，略陈大较，敬求于谒见方伯时，惠赐嘘植。倘荷方伯俯念敝乡艺学兴废在兹一举，万一籍以有成，谨与海疆学子，同拜盛惠，非徒杨、吴两君纫感无量已也。匆匆奉恳，无任愧悚。敬叩著安，伏维荃察。不僂。世小弟孙诒让顿首。四月十八日。

按：据《孙谱》卷五光绪二十五年：“二月，与平阳杨景澄、吴箴及同里金晦诸人集捐创办瑞平化学学堂于郡城。”此书为筹措经费，当作于是年。

与陈兰洲书

光绪二十五年

兰洲仁兄世大人著席：前贡芜简，亮达典签。黄虞初旋里，备述福履绥愉，慰符臆颂。顷闻意国以索地事朝旨宣战，海疆恐难高枕，杞忧殊甚，不审老兄何以教之。前函所陈杨君包厘一节，渠本缮禀属省友代递薇署，嗣因同事吴箴请包认货厘与定章未合，业奉批驳，此禀即中止未递。兹杨君另遵方伯第二次批谕，照数认足，并报效开支，赴省续禀请准开办。惟是属员总有意延搁，虽奉文询催，而事近半年，至今未复。此中隐衷，亮早在方伯洞鉴之中。敝里化学学堂，绵蕤粗具，而专候此举之成，以为立足根柢，故同人仰盼甚切，敬求曲赐嘘植，代达下忱。倘荷准办，籍以扩榘艺学，则纫感者非第杨君一人已也。匆匆代悬，恭叩时安。不颺。世小弟孙诒让顿首。五月十四日。

与金淮生书

光绪二十六年

客夏奉诵祝毕并张编修《墨子经解》一册，当即肃贡寸牋，藉申谢悃，亮已彻清览。比维耆年著述，摄卫康愉，定符颂祝。诒让杜门讎书，一是平善，惟近来时局日非，未知所届，自媿迂讷，无益时需。所缀辑各书，写定数种，均未敢出以问世。亦以新学日孳，周经汉注，殆未〔束〕高阁，蜡车复甌，亦任之而已。闻鹤亭（如皋冒广生）述大著笔记甚精博，深宁、潜邱，足与抗席，倘已梓成，乞惠赐一读，幸甚。兹奉上敝刻《永嘉丛书》六十册，《易简方》一册，拙著《周书斟补》一册，籍求大教，敬乞检存，疏隙不足博一笑也。

按：金武祥，字淮生，江苏武进人。此札从《昭代名人

尺牘续集》录出。

致阎仪韶书

光绪二十七年

仪韶仁兄大人阁下：别来数月，渴念无似。前月杪奉诵赐书，敬审升祺鬯茂，潭祉绥愉，雒诵回环，莫名欣感。承示宪批，足见公道自在人心，非浮言所淆惑，尤为欣幸。想荣旋喜音，指日可期，此敝乡闾邑士民所同望使不佞等盼企无已也。承委撰李希程协茂寿序，希翁以名将而兼循吏，勋名才识，均为弟向所倾佩。兹奉诵寿言并条陈各种，尤为详实，谨当勉竭鄙才，缀缉就正，但恐文笔荒陋，有负雅属耳。媿甚。弟近年多病，前月偶感风咳逆，甫小愈，又以五小儿猝患惊风殇亡，心绪甚劣。希翁寿言，大约少迟数日方能交卷，想诞辰在六月，尚不至耽误也。兹有愚者，家庶母姜恭人于本月初五六赴普陀礼佛，拟乘丰顺轮船到甬换船，携带女伴并婢仆约十三四人，行李约廿五六担，欲求老兄代恳希翁，为请一免税单，以免洋关查看，耽延时日。希翁于观察及税司两处均常有公事往来，素所推重，倘借重鼎言，为乞一纸，以便起程，感激无似。琐琐本不敢奉渎，因夙荷垂爱，想不以冒昧见责也。是否可行，敬求早赐回音，幸甚！手此奉恳，即请勋安，伏惟鉴督。不宣。世小弟孙诒让顿首。初三日。

此札录自温州市文管会所藏手迹。原书未著年月。据《孙谱》光绪二十七年：“五月十九日，男延撰生。”又，赠王雪璞诗序：“光绪辛丑夏，五小儿患疾搐。”此书当作于是年夏。

与惠卿、雅周书

光绪二十八年

惠卿、雅周仁兄姻大人阁下：前承惠临畅谈，欣慰何似。顷贵乡诸君子有购书报之议，其意甚善。际此时局万分危迫，非变

法废科举，中国万不能自立。倘变法废科举，则吾里旧日老先生八股之学，必无徼倖之望。此义在閤通如诸君亮早洞悉。顷黄仲弢兄亦另函详陈，无俟弟之缕述也。书报之会，为他日乡学堂之基础，创办之难，与弟客腊创城内学堂相同。贵乡人才济济，意见不合，自不能免。总望各泯畛域，成此美举。两兄尤为北乡之望，务祈剴切劝谕，协力同心，为地方开智储才，是为至禱。至乡宾兴款，专为科举而设。今武科已停，文科亦必不出十年，何必惜此区区。即城内学堂，亦提宾兴五成，去冬阻之者群起，弟力持之，幸得如议。切祈勿再坚持不提之论。倘荷允行，请即将簿册付提。近来申江书价大涨，早一日便可便宜一分也。至如何办理，弟已劝张、薛诸君与北乡绅董和衷商酌，必不偏存私见。据渠云：即统由北乡办理亦无不可。足征其无成见。要之，总在此举办成，无论南北，均可互相资助。倘有应派执事，尽可合一公地，妥为商议，以求无弊。弟意似可南北乡均公举两人，管理书报银钱，互相稽查，以免藉口，则群疑自可涣然冰释，想诸君必以为然也。贵乡诸友，不及一一致函，祈费神代为致意是幸。手此，即颂台安，伏祈鉴察。不宣。弟孙诒让顿首，初十日。

录自馆藏抄件。按：瑞安普通学堂筹建于光绪二十七年冬，次年正月二十日开学。书言：“客腊创城内学堂”，则此书当作于光绪二十八年。

与陈兰洲书

光绪二十九年

兰洲仁兄世大人礼次：前月奉颂环翰，惊悉尊堂世老伯母大人高年不疾，遽尔恒化，骇诧何似。惟以道远未得一申鸡絮之奠，复以琐事冒昧奉渎，尤为歉仄万分。嗣又接奉第二次惠书并高等学堂公文二事，谨已拜领。舍姪辈已在申浦恭候，当即寄交，以便东渡。此文仰仗尊筹通融办理，不至稽滞，勿感无量。县文已

遵照台旨改办，兹仍以奉呈，乞查收饬交高等学堂存案。种种琐渎清神，罪甚愧甚。匆匆肃复，并申谢悃，恭叩礼安，伏维荃鉴。不备。世小弟孙诒让顿首。一月廿一日。县文二封乞督收。

致郡邑各绅书

光绪三十一年

敬启者：泰东西各国，向重海权，而奖励渔业，亦复不遗余力。每一小埠，所设渔轮，有六七十艘之多，年获渔利，不可胜计。吾国海线，北始奉天，南迄粤海，绵亘万里。渔业虽盛，而渔民智识未开，拘守旧法，获利甚少。前年德人于胶州开捕鱼公司，制造轮船，将以侵我海权，夺我渔利，为患甚巨。幸张季直（謇）殿撰据公法力争，并请南洋大臣筹集巨款，购买德船，收回自办。业经奏准设立公司，合办中国十一行省海口渔业。筹筹周密，深堪钦佩。去年以所购德船，改名福海渔轮，已于甬上试办，著有成效。现拟另集墨银三十万元，分三万股，每股十元，添制渔轮三艘，照路股办法，常年七厘起息，以上海现收之常年船捐二万元及收成渔捕所获赢利，统归股东匀派，作为利益。此举可以振兴渔利，兼以巩固海权，议由十一省督抚筹集经费十一万两，于上海设立商船、水产两大学校，本春即可开办。凡股东子弟，均可入校肄业；毕业之后，上有进身，下可营业，为益尤属无穷。想亦诸君子所乐闻也。前张殿撰以温属招股事见委，深冀桑梓同人，赞成此举。窃念阁下热心公益，乡望素孚，兹奉章程两册，敬祈费神广为招募。如有愿入股者，望将股金寄交敝处，掣取收据。俟股票寄到，即当奉呈，不敢耽误。专此奉慰，敬叩台安，鹄候复音。愚弟孙诒让谨启。

《孙謇》卷六光绪三十一年：“江浙两省士绅张謇等集资创办江浙渔业公司于上海，用渔轮在两省沿海捕鱼。经商部批准派上海道兼任监督，两省士绅推张先生为总理，而副

“总理属意于公。公固辞不就，乃改推镇海樊时棻为副。”

致黄仲弢书

光绪三十一年

此间自程筱周受代后继任者但坐啸而已。温守则极厌新喜故，诒让承乏分处，无能为役。此情内外所同，想兄闻之亦为发深喟也。

按：宁乡童劭甫兆蓉任温处道五年，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卒于任。继署巡道者为阜阳程筱周恩培。同年十一月，贺元彬以实授至。时温州知府为锡纶。

为于盐局栈租项下拨款充学务经费

与温处学务处同人书

光绪三十一年

盐行事昨筱木（瑞安王岳崧）招夏耀西来瑞面商，以渠为各行之代表也。详询情形：盐行出息专靠五分仲钱及利息钱，今盐道将息钱出示免去，则各行须硬赔，倘再提仲，势必歇业，故坚持不肯。而盐道必欲提仲不肯取之于贩商者，一则盐厘与货厘不同，货厘值一千止收厘六七十文，故就厘每百抽三，轻而易缴；盐则本钱百文，抽厘竟至百数十文，子过于母，故如再照厘加抽每百三文，不胜其重，商贩不愿。二则盐道所抽倭防捐及善举捐，每年数千千，均出之商贩，此等均入私囊，恐再抽，盐贩不服，万一告发，于彼有碍，故渠一意媚贩而剥削行商，其隐情如是。今若请盐道自探囊出费，万万不肯，而行家又万不能无仲。相持无已，终非了局。筱木细商，只好调停，令行家出仲一分五厘，再由各贩认一分五厘（照筵抽），合成三分，归学务经费。如此，行家可以允服，盐贩亦必肯抽，于盐道又无所损，似尚可行。现已嘱耀西到郡与行家商量。如认可，即照此详复。

《孙谱》卷五光绪三十一年：“初，公与温处盐局叶督办寿崧商筹学款，叶以盐税无可再加，如有闲款可以化私为公者，当竭力设法。因查得盐行已奉裁撤而犹征收之栈租一项，每籛五分，大可充公。事为永嘉东郊十户盐行所闻，联合反对，相持不下。乃由商会王总理岳崧居间调停，留二拨三，每年可提四千余元。”

为处州请分款别办初级师范

致学务处同人书 光緒三十二年

处州郑、陈二君来，交到公函，所论分办师范之议甚剴切。处属官捐、串捐须拨由渠自收，照此办来，本处学款又分去二千元光景，殊费筹划。处人分办师范之议，诒让前虑其与经济有碍，但郑子樵来舍，极述渠处寒儒之苦，景宁、庆元诸邑并小考多无力到郡，何能到温学师范。此景况属实，而不欲以私见阻其进步，已复书订定分办，并以官捐、串捐界之。惟货、盐厘则是学务旧款，可不必分与，处人亦尚无坚求之意也。

《孙谱》卷六光绪三十二年：“冬，处州士绅以甌、括交通不便，学生往来困难，金请分款别办初级师范，公许之。于是陈准将两府官捐库串捐划开分征。”（待续）

整理者：浙江温州市图书馆